



申
監
附
札
記

申鑒卷第一

小萬卷樓叢書

漢荀悅著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
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旣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
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
圯湮茲洪軌儀監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
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
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泣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惟先詰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

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土政不行焉故在上

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
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
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
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
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
或詐僞以蕩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
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
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
望有罪惡者無傲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聽
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

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
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
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
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
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
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
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
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
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
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

賞安行則善不勸矣不安罰非徒愼其刑也罰安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旣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惟口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

申鑒 卷一 四
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
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
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
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密
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
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
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大極
曰死死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

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
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
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勸功
四曰褒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
族焉刑茲無赦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
身上有師傅下有讜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
辭不恥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

治亂之本在左右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胷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

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惠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

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
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
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
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
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
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
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
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
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爲之

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
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
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眾行詐於
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
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
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
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
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
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
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

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

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

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尙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己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卷一

申鑒卷第二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尙知貴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日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尙主之制十九曰復外內注

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眾寡盈虛不常厥道尙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上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厥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

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立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若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

申鑒 卷二
登於大故下位競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
鼎覆刑焉何憚於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
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
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
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尙武之官以司馬
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
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旣周時務禮亦宜
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
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信矣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
曰天下不旣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
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
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
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
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
整眾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
死者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軒右趾者死也惟

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

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價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已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曰錢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

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買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收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眾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或曰遂廢之曰錢

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
禁民所樂不茂矣日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日尙
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
爲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
祀縣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禮
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
降異非舊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
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

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
焉爾官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敘降必
書雲物爲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天之道也月
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
婦言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
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
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內
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

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歿而無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

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巽以行權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

尙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淩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尙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眾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

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申鑒卷第三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攢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日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燠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味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龍虎之會晉祥也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

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傲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眾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仙人亦殊類

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羌亥勇期賁育聖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非僊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

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

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或問黃白之儔曰傅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猷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

申鑒 卷三
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
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
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
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申鑒卷第三

申鑒卷第四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
之者眾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
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惟賢
鏡惟明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
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
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非天地不生物非君

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
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
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鄰故檢柙之臣不虛於側禮度
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
於心是邪僻之氣未由入也口有間口必有入之者
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
正亦未由入也矣不任所愛謂之公惟義是從謂之
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
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
仲射已內則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

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膏肓純白
二豎不生茲謂心甯省闔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
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
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
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于繹景祠于旱可謂愛
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
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
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乎曰人非

下愚則愚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路所通逼者然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旣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

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爲屈之爲伸者也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聞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

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紕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尙書

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難行曰若高祖聽成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衛

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

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弋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好之賢明德皇后之德邵矣哉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爲上也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審乎所爲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非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眾焉故便嬖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

申鑒 卷四
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
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
之君其見攻者眾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蘇共工之
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
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眾之寇凌疆場
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驛而
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
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

雲從于龍風從于虎鳳儀于韶麟集于孔應也出於
此應于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
之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
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
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
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
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
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
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申鑒卷第四

申鑒卷第五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
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未矣言行愛焉而
不愛其神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
通是爲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日貞二曰達三
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
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
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
民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

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
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
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
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
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
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口矣
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
也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
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
內以識有外以暗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
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用己者不
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
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眾好生奇則離道
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
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
細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莫
不爲大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

之至也莫不爲正知□之□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元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元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永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怨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爲然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

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故氣黑非形之咎神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

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
 矣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
 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矣
 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
 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
 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
 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象以情言
 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
 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

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
 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
 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
 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
 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
 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
 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
 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

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

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

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眾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沈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

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
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
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
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
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
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
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
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
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
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

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口義也

案荀悅字仲豫爽之從子後漢書附見爽傳獻帝

時仕至祕書監侍中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

作申鑒五篇范書嘗采其政體篇及論尙主史官

二節今並見時事篇入本傳申鑒五卷相傳無缺然予以

羣書治要所錄校之譌缺不一其脫文有至百七

十餘字者世間通行明程榮漢魏叢書本係正德

間黃省曾所注間取後漢書校對猶有疎漏餘姚

盧召弓學士羣書拾補亦嘗辨正數十字然未見

治要不免以意武斷今以黃注本据後漢書治要

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及盧氏拾補訂其譌脫凡有更正著之札記其不可讀者悉仍其舊黃注雖時得作者之意然無甚發明概從刪汰即不敢自謂善本然較之漢魏叢書則稍可覆檢矣咸豐二年秋九錢培名識

札記

政體第一夫道之本

羣書治要本上有大字後漢書本傳無

制度以綱

之事業以紀之

原脫此二句據治要補

致治之術

本傳治作政蓋唐避諱改

則政末由行矣

治要末作無

俗亂則道荒

句首本傳有夫字

雖聖

人不得全其道矣

治要道作行

興農桑以養其生

本傳生作性

民不畏死

本傳民作人下同亦唐人避諱改後不復出

不可勸以善

勸字與上

懼字相對原譌作觀

財不虛用

本傳虛作賈

而成王治者

本傳治作化亦唐人避諱改

必本乎真實而已

本傳作必乎真定而已定疑寔之譌

審則儀道以定好惡

本傳作審定好醜焉

善惡要於功罪

本傳於作

乎無或詐偽

本傳或作或詐偽淫巧

故事無不覈

治要覈作核通

物無不切治要切作功惡無不彰本傳彰內不忒惑

本傳忒有罪惡者無傲倖原作慮其暗去傲倖文無

罪過者不憂懼原脫者字請謁無所聽治要聽化其

情也治要化治其刑也本傳治恣則急急則怨怨則

叛本傳作恣則怨怨則叛非徒慎其刑也治要作非

也本傳同則國治矣本傳作則五政既立本傳既使

自交之治要交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原作不肅而治

四字今据治要補與垂拱揖遜治要遜作讓三曰

不進治要進七曰以小失掩大美治要失八曰以奸

訐傷忠正治要奸用臣不賢治要作賢臣不用惟

察九風治要察位職不重治要位小臣讒嫉治要作

度君好讓原注讓一作嫌君臣爭明明原作名案與

句復今据內外相蒙治要蒙上不訪下不諫治要作

治要改惟稽五赦治要稽四曰褒化治要褒大則

講業則原譌有至哉治要作民寒傷國治要寒

隱於手黃注云手下聖王以天下為樂乎原脫

据治要補天之道也原作天下之道也衰世之臣所貴

乎順者三一日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原脫此二

治要參相福也福原作福今正匡謬正俗云福古

時事第二三皇之民至敦也原脫之字去淫智治要

絕同本務治要同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土原譌

今國家忘戰日久今原譌或問復讎古義也盧氏

云復讎下公祿貶則私利生私利生原本祿字與

當有曰字京畿虛矣黃注云畿收遠輸之京師收原

誤依盧婦德婦言婦功黃注云此當而皆自謂

依盧學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歿而無聞黃注本於今

此處有誤案疑古字下有脫字而今字當屬下為句

謂今世無仲尼也今仲尼與昔先師為對姑留以俟

考如而博之以求約也盧學士云而疑當作曰

權曰宜弗之絕也盧學士云權王姬歸齊宗周之

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治要禮下天下

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記動本傳作書事治要動為春

秋動本傳作臧否成敗臧否本傳苟有茂異原作等

據治要改與本傳台北淫人懼焉太平御覽二百三

堂書鈔五十五引亦同以副賞罰副原譌宜於今者官以其方

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原本今譌令方譌日

改歲盡二字原各備史官使掌其典原作若史官

脫據治要補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宜於今者備置

賞罰以宏法教蓋隳括其辭非申鑒原文

俗嫌第三或問日時羣忌日原譌曰依曰否曰元

辰先王所用也句有誤拾補改作曰否或曰祈請

元日元辰先王所用也

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

祈請吉朔以通之文有脫誤書鈔九十一引作或問神何以格曰一誠所感自然應也故

精神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之較明晰但類書引古容有刪節姑仍原本未敢輒改

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二惟字疑並當作性 敵犬羊之肉

敵盧學士本作敵云疑穀字恐非 雜言上第四學而知之者眾矣眾原譌寡依盧學士改 鑒乎

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原作世人鏡鑒前惟順脫誤至不可讀今據治要補

改與御覽七百十七引合御覽人作下 不鑒於羣下也羣原作民據治要改與御覽合

故君子惟鑒之務有焉字 不任所愛謂之公惟

義是從謂之明原本所作不義 夫能成功業夫原譌未據治

要然外則管仲射己內則衛姬色衰衰原譌妾據治要改原脫內則

二字治要亦脫今依上句例補 膏肓純白此節原本連上 鍼之不

逮逮原譌遠黃注當 其信矣乎原脫乎字 則愚可

以爲堯舜矣愚疑當作 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堯下疑

字治要同 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

思矯情以從道難也難上治要 忠臣致之致原譌置

以非引上治要引 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

之謂之戒止之治要作進諫防下救 光武能申於

莽申下似 或問難行或問下原衍 或問天子守

在四夷至 襲於膝下以上百七十一字原 患之甚矣

本並脫據治要補

日壹

八域重譯而獻珍原本連上人君人臣之戒節患之甚矣句下黃注云缺五字入字原

脫域譎城蓋原文缺佚已久後人以意連屬若除內

無治要一書則申鑒不可讀矣今並據補正雲從于龍此節原本

寇而重內寶內寇之內原譎外今據治要改連上今據

分治要雜言下第五而不愛其神明原脫神字莫不為大

大原譎道故驕則奉之不成黃注云奉怨以成禍

依黃注改是上智懷惡惡原作惠故神有情

怨原作惡神惡非情之罪也神原作情雖可兼取

作人依神惡非情之罪也神原作情雖可兼取

黃注改其善也治要無善其下者

矣黃注云當有闕文其善也字此疑衍

案雖疑當作難遠而不近也治要作其下華亭顧作偉覆校

遠而不近也治要作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附 札記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

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子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躐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歎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爲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

中論 序
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
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
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
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
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名競相尚爵號君病俗迷昏遂
閉戶自守不與之羣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
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
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合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眾
言之長統道德之微取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
故日夜亶亶晷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

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
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
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
道之根然其餘以疏略爲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爲習
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眾辨之者寡故令君州閭
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
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
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
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
邪僞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

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踧踖連武欲致之君以爲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疚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正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戎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沈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頤志保真淡泊無爲惟存正道環堵之牆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爲感養浩然之氣習羨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

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己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竝時而作曾無闡宏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邁君昔志蓋百之一也

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
 大命殞頽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篤意
 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
 宗之仰之以為師表自君之亾有子貢山梁之行故
 追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
 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中論目錄

卷上

治學第一

法象第二

脩本第三

虛道第四

貴驗第五

貴言第六

藝紀第七

覈辨第八

智行第九

爵祿第十

卷下

考偽第十一

譴交第十二

歷數第十三

論天壽第十四

務本第十五

審大臣第十六

慎所從第十七

亡國第十八

賞罰第十九

民數第二十

中論目錄終

中論

目錄

中論卷之上

小萬卷樓叢書

漢 徐幹 著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
 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
 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
 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
 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
 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
 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

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脩翼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

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元黃之色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傲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瞻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

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
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
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
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
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
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
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
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
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
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

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
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
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
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
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
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
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
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
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
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

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

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

免且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崩亾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

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郃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鼃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

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悖慢之
 行臻焉須臾忘則悖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
 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
 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
 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
 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犇
 以傲享徵亾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遠
 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
 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
 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禴之間言

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
 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
 望也

脩本第三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已或用
 乎人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
 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
 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
 略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眾國也大
 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

者謂之曠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
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
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
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
基彌固勝彌眾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
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
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
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
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
冠綏下繫乎帶佩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

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
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
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
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夫行異乎
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
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
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
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
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
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

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
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
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旣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
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
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
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
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
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筭
卯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
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爲而夕

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
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
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
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
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
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
不肖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
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爲
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
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

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甚簡且易耳其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邁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

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
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
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
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
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
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顛顛叩叩如珪如璋
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
不變也

虛道第四

人之爲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

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眾人之
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
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
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
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旣不可
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
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
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
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

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
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
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
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
惟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既能其
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
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
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旣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
又將舍己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
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

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
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
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
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
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棊之內而聞千里之外
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
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
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
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
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

中論 卷上
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而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已旣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眾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

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清水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

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恆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

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爲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爲匹夫而稱素

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諺曰相彼元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歟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

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母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尙明鑒君子尙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庫則水縱友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

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

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
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
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
則將昏瞽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
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
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
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
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
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

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
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
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
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
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來
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
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
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
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攻無敗而言無弃也苟
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

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
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
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
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
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
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
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
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

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蹰
踟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
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
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
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
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
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
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
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

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潔
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
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旣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
慎諸已以爲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
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
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
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
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

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
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
幹故謂之庖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
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
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
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
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
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
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

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服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

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

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
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
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
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
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
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
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
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

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
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
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
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
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
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
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
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
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
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

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已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鴟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諛諛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執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眾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

中論 卷上
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
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
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
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
也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
堯知其行眾尙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
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
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
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
伯夷不能閒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

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
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
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
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
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
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亶亶之譽
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
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
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
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

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

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尙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叡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旣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

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懼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讓禍於忽秒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

中論 卷上
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爲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

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黼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勛宏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甯亂王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撫甯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爲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

中庸 卷一
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展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

中論
卷上
三
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
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
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過詩曰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
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中論卷之上

